

目 录

- 李先念同志在黄陂……………王学其 夏忠强 (1)
- 周副主席来到我们家……………雷祖铭口述 (17)
- 吉鸿昌在黄陂……………郭国权 (21)
- 辛亥首义元勋
- 蔡济民传略……………蔡培华 (25)
- 耿耿丹心报中华
- 忆先父蔡良村烈士……………蔡光弟 (31)
- 碧血洒山川 忠骨照人寰
- 忆先父周兆熊生平业迹……………周清芬 (39)
- 血洒亭前浩气存
- 忆父亲王莘非烈士就义前后……………杜树明 (43)
- 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的一生……………陈庆中 (48)
- 天山树碑刻英名
- 记开创新疆现代农业技术的涂治
- 教授……………彭光明 (67)
- 吴佩孚倒车事件……………杜楚材 (75)
- 谢健其人其事……………阮苏明 (78)
- 蒋介石破例召见柳维垣……………王学其 (85)
- 丁玉峰转死为生之谜……………丁焱之口述 (87)

周恒祺事略	周君适	(90)
黄陂沦陷经过	胡仲铭	(96)
王家河“七·一九”惨案	沈昭武 王学其	(99)
沈家田“四·二九”日寇暴行纪实	吴庆生	(107)
日寇血洗丁王湾的暴行	王谷生等口述	(110)
日寇残酷屠杀、奴役中国人民的血腥暴行	王安康	(114)
打击敌伪顽 保卫根据地		
——忆抗日时期对敌斗争的几个片断	齐世锋	(119)
庙台乡民兵抗日武装的发展	魏书富	(124)
民族败类 人面豺狼		
——日伪时期王家河的“维持会长”	王德吾口述	(130)
黄陂日军投降琐记	彭光明 王安康	(133)
黄陂县国民党竞选内幕	刘明远	(139)
黄陂胜利乡“民选”记	李义聪	(146)
黄陂胜利乡伪乡长鱼肉人民的种种罪行	李义聪	(151)
我和胡秋原的交往	刘明远	(156)
我所知道的胡秋原	涂月僧	(161)
我所知道的伪汉中警备司令冯龙	张 藻	(168)
四野大军解放黄陂和黄陂的支前运动	王学其	(172)
荆楚名岳木兰山	周大望	(177)
双凤亭趣闻	彭光明	(181)
双凤亭碑文		(184)
黄陂花鼓戏的起源与发展	张伯坝	(191)
李百川传略	张伯坝 屠海风	(203)
黄陂第一所女子学校——木兰女校		
	易绍菊 彭 准口述	(210)

前川中学与胡氏父子·····	彭 准 陈庆存口述(213)
信义神学院·····	陈殿芝口述(221)
建国前我县度量衡制度的混乱状况·····	夏忠强(224)
略谈解放前城关的茶庄和茶馆·····	喻保明(228)
建国前黄陂城关的澡堂业与旅店业·····	颜学甫(235)
黄陂城外“好吃街”·····	喻保明(241)
黎元洪姓氏之谜·····	薛民见(245)

李先念同志在黄陂

王学其 夏忠强

黄陂县地处鄂豫中心，东与红安接壤，西与云孝相联，南临江汉，北枕大别山脉。古往今来，历史的风云掀涌变幻，无数的英雄儿女，曾在这里谱写过一曲又一曲百代凯歌。相传古代著名的巾帼英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里，更是熔铸和涌现出了众多的英雄人物。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同志，曾在黄陂从事革命活动多年。他那英姿勃发、驰骋疆场的革命形象，不辞辛劳、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热爱人民、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至今还铭刻在黄陂人民的记忆中。

一

李先念同志一九〇九年出生于黄安县（今红安县）红毛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青少年时代，他种过田，到汉口当过学徒，后来又学过木匠。疮痍满目，充满不平的社会现实，使他早就萌发了革命的思想。因此，当红安县一燃起了革命烽火，他就马上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坚定不移、势不两立地与旧世界展开了殊死的拼搏。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的上空，一时乌云

翻滚，中原大地，血流成河，轰轰烈烈的黄麻农民暴动，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并没有因此而被吓倒，他们纷纷转入黄陂北部山区，继续开展农民革命斗争。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先念同志，受上级的委派，也来到了黄陂，在塔耳岗静山庄、叶家田一带，从事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工作。

先念同志到叶家田后，以学木匠为掩护，白天和师傅袁学福一起干活，晚上不是到黄安去开会，就是走村串户联络当地的贫苦农民和窑工，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在清油灯下、篝火堆旁，秘密地教唱革命歌谣——《穷人歌》和《农友歌》：

穷人生计难，没钱把粮买，只得上山去砍柴，挑到街上卖。走过龙王街，眼望尽是柴，今天柴多不好卖，卖不价起来。匪军和民团，做事尽拉蛮，不管大担和小担、随便把钱开。柴卖三百文，慢慢往回转，落雪下凌路放光，穷人真可怜！

农友快觉醒！天天起五更，回家披月星；热天里、冷天里、总是苦辛勤。豪绅和地主，要债逼人命，一年忙到头，自己难脱身。……农友们，快快觉醒，参加革命！

有一天夜晚，先念同志正在睡梦中，不意被师傅发现了藏在身上的手枪，师傅连忙喊醒他，小心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到底在搞么事？”先念同志知道再也瞒不过师傅了，便爽直地说：“我参加了革命！”师傅再三地嘱咐他千万要小心。先念同志就乘此机会，做师傅的思想工作，尔后又问道：“师傅，你想不想参加革命？要是想，我就带你一道去……”在先念同志的积极诱导和耐心启发下，袁学福

和一些青年农民窑工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大家都要求参加革命组织。不久，陂安南县第一个共青团支部诞生了，先念同志担任了该团支部的书记。

入团那天，李先念同志带领团员满怀激情举起左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坚持斗争，打土豪、分田地，不怕吃苦，不怕流血牺牲，保守团的秘密，决不叛团！”

在先念同志的领导下，共青团有了迅速的发展，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他们秘密地进行革命宣传，教唱革命歌曲，撒播革命火种，经常为红军当向导。苏维埃在该区成立后，共青团更加活跃，积极地参加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严密监视不法分子的活动，同时组织团员办墙报，到赤白交界的地区去做宣传发动工作……叶家田共青团的活动，象阵阵春雷，在周围一带引起强烈震动和反响。随后塔耳、蔡店、研子等地区，也相继建立了团支部，到一九三一年，团支部发展到五十多个，塔耳区的八个乡，全部建立了共青团组织。

那时候，与先念同志经常在一起干活的一位叫袁学凯的十二、三岁的少年，因接触频繁，在先念同志潜移默化下，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对先念同志十分敬佩，亲昵地称先念同志为“李大哥”。“李大哥”也非常喜欢和关心这位“小弟弟”，时常给他讲述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一次讲完故事后，先念同志问他：“你想不想参加红军？”袁学凯毫不犹豫地答道：“我想！”先念同志高兴地说：“对！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你长大后，应出去参加红军，为穷人报仇！”袁学凯牢牢记住了先念同志的话，次年的六、

七月间，村子里成立了童子团，他立即跑去报了名，不久被选为副团长。在热火朝天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他斗志昂扬地每天扛着四、五尺长的木棒，站岗、放哨、送情报、探消息，和大人們一起参加各种各样的革命斗争。先念同志对他的出色表现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后经本湾女共产员杜国英同志的介绍，学凯提前加入了共青团。尔后，坚定地跟随先念同志参加了红军（袁现任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間，李先念同志曾担任过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为了巩固和扩大红色区域，夜以继日，风雨兼程，深入到黄陂最偏僻的磨盘山区，组建了磨盘区苏维埃政府，使这个地区的土地革命斗争如燎原烈火般地开展起来。当时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磨盘寨下王家冲，	十家就有九家穷。
地主逼交租和债，	谁家不交洗劫空。
逼得穷人无路走，	只得卖儿、要饭、打长工。
共产党领导闹革命，	磨盘山上一片红。

二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寇大举侵略我国。刚刚到达陕甘宁不久的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立即派遣李先念同志率领一支包括六十多名干部在内的一百余人的精干部队，由延安经河南竹沟南下，汇集党在豫南、鄂中及鄂东的各路抗日武装，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狠狠打击日伪及其走狗。

一九三九年三月，先念同志在信阳南部的灵山冲大寺

口，向罗礼陂孝中心县委书记贺建华和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的大队长罗厚福等同志，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认真听取六大队和鄂东独立游击第五大队抗日活动情况的汇报后，当即指示六大队应深入黄陂、孝感等地，迅速和五大队取得联系，积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是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六大队和五大队遵照先念同志的指示，分别由罗厚福、张体学同志带领部队，象两把锋利的尖刀，直插盘踞在黄陂蔡店新李湾的伪八军李汉鹏的军部，一举将其歼灭（李只身逃窜）。此后又连续出击，全歼伪军二十五师赵光荣部，击溃伪军二十八师杨希超部和伪二十三师尹彦昌部。前后共击溃伪军二千余人，击毙五百余人，生俘旅长以下官兵三百余人，缴获重机枪十四挺、迫击炮三门、掷弹筒八架、长短枪五百余支，子弹五万余发。同时，伪八军的兵工厂、被服厂、医院等军用设施，也全部成为我军的战利品。这一战斗，不仅扫除了开辟陂孝抗日根据地的最大障碍，而且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沦陷区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

根据中原局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先念同志又着手开辟和创建鄂豫边中心根据地和第五师的指挥机关。位于黄陂、礼山（即今大悟县）之间的大、小悟山，山上古木参天，云雾缭绕，崖陡谷深，藏龙卧虎；地跨鄂豫，南逼武汉，雄视江汉平原，北靠大别山脉、绾毂中原。因此，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地区。

一九四〇年一月下旬，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同志，率领新四军一、二、三团，从赵家棚出发，向驻小悟山的顽军十九纵队第三支队刘梅溪部发起进攻。经两昼夜激战，我军首战告捷，歼敌七百余人，缴枪七百余支。三月

间，先念同志又命一、二团和路东总队共八个营，第二次进攻小悟山，全歼贺承慈残部，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六十余支，一度占领了大悟山。四月十七日，先念同志再次率领挺进纵队一、二、三团越过平汉路，第三次进攻小悟山。这次战斗，我方信应总队击溃了敌人第四游击纵队；一、二、三团击溃了刘梅溪、刘亚卿、杨希超等部二千余人，生俘其特务大队长李惠民以下官兵一百余人，缴获步枪三百余支、机枪三挺、子弹十万余发。此时，我军基本上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边区党委和纵队司、政两部先后进驻礼山的范家冲和黄陂的姚家山。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二月中旬，先念同志决定乘鄂东顽军反共部署尚未就绪之际，集中一、二、三、九团再次进军大、小悟山。是役，歼敌十九纵队之特务大队全部和四、五支队大部，俘顽支队长刘亚卿以下官兵二千余人。从此，我军赶走了盘踞在这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国民党顽固部队，收复了大、小悟山抗日根据地，打通了鄂中与鄂东的通道，不仅粉碎了日军向襄西、襄南、鄂南的“蚕食”、“扫荡”，而且为我军在战略上形成对日军占领的华中重镇——武汉的包围，奠定了基础。

当鄂豫边党政军领导机关还未由平汉路西迁到大、小悟山的时候，先念同志对黄陂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就非常重视和关注。因为黄陂为鄂东的门户，南近日军集中据点武汉，北靠即将建立的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因此先念同志第一次率部进攻小悟山时，便认识到黄陂所处的重要地位。在他的领导下，曾以“宪政促进会”的名义，于一九

四〇年四月在黄陂县蔡店听泉乡团山沟，召开了有二百多人参加的各界抗日民主人士代表大会。会上按“三三制”的原则，由大会提名投票选举，成立了黄陂县第一届抗日民主政府，公推民主人士黄曙晴任县长。后来，由于国民党程汝怀部下蒋少元、李九皋等反动军队的进攻，而我主力部队由陂安南开赴长江一线打击日军，因而县政府只好转移到孝感路西一带，留下小部分武装在县北进行游击活动。

翌年春，先念同志命令鄂东军区司令员罗厚福同志，率部到黄陂开辟新的工作。三月间，就在蔡店汪家畷重建了黄陂县第二届抗日民主政府，由共产党员魏天一同志任县长。自此，黄陂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迅速巩固和扩大，“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抗日群众组织和游击队、武工队、手枪队、民兵自卫队等，则更是在敌后南来北往，到处开展游击活动，并经常配合新五师部队对日伪进行战斗。一九四三年夏，县手枪队袭击了日军设在姚集、长轩岭的太仓、静岗洋行，缴获了大批军火物资；七月中旬，又配合新四军，在金家楼、陶家河、长轩岭等地歼灭伪军李宝莲部四百三十余人；陂四区中队四十余人，化装潜入敌人横山据点，生俘伪保安队官兵五十余人；甘棠中队在刘表同志的带领下，先后袭击了甘棠铺、许家桥的日伪汽车，获大批物资，使敌人闻风丧胆、惊恐万分。至于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破坏敌人的公路桥梁、割断敌人的通讯线路等抗日活动，就更为频繁，举不胜举了。在李先念同志的领导和新五师部队的大力支持下，他们英勇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

距县城六十七里的姚家山，是小悟山的中心点。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李先念同志经常率新四军五师司、政两部在此驻扎，一九四三年驻扎达半年之久。

先念同志生活简朴，严于律己，平素待人和蔼可亲，他与广大战士一样，常年打着绑腿、蹬着一双麻耳子草鞋，身着一套土灰布军衣，无怪乎他刚住进姚诚台家中时，房主人还当是一名普通的“班长”哩！他的确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战士们学文化、练武或帮助老百姓干活，他都一样干。早晨，他经常和警卫员抢着打扫房间，傍晚，他和战士们常常坐在一起促膝交谈。有时军民在一起开展文娱游戏活动，给大家唱歌、讲故事。平时只要一有空，就蹲到老百姓家里和乡亲们亲切交谈，询问生产和生活情况。对地方干部，更是带头尊重，开军民联席大会，总是把他们请到主席台上就座。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姚家山人民的生活愈来愈艰难，每逢青黄不接之时，日子就更难过了。与人民休戚与共的先念同志，时刻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那时，虽然他的生活也很清苦，但每次从大伙房打回饭菜时，总要让给房东大嫂家中人吃，自己却把他家的蕨根苔叶羹咕噜咕噜喝几碗。有时候，房东大嫂怕先念同志拖坏了身体，就把一家四口关在灶房里喝羹。先念同志发现后，叫开灶房门，深情地说：“大嫂，你可不能把我们当外人啦！我们从老百姓中来，是老百

自己的队伍，应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这样做，叫我们可不好想啊！”

还有两件事也是姚家山人民难以忘怀的。

一九四一年秋，姚家山村遭受大旱灾，家家户户颗粒无收，粮绝炊断，乡亲们都到山上去挖葛根充饥。先念同志知道后，痛心地说：“老百姓天天喝这黑水怎么行呢？”于是，他从边区拨出一批粮食，给乡亲们每人分发了十几斤，使全村人度过了这一生死难关。第二年，日军又对我鄂豫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部队领导机关转移到大悟山中。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扑进姚家山村一无所获，竟毫无人道地炸毁和焚烧了几乎全部的房屋、祠堂。那天夜晚，先念同志率部赶回，见此惨状，焦急万分，立即指示部队，一边开展慰问工作，一边上山砍树抬石、拨放救济款、抚恤金，全力以赴帮助乡亲们重建家园。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光荣传统”，这是先念同志经常要求新五师干部、战士的一句话。那时部队在姚家山时来时去，聚散无常。但每次部队离开时，先念同志便命令指战员，一定要把各家各户借用的东西还清楚。有时还亲自到村民家里去检查、询问或征求意见。在先念同志的模范行动和严格要求下，广大指战员都自觉地把维护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一九四一年夏天的一个夜里，五师奉命到花园打击日本侵略军，村子里变得静悄悄的。第三天天刚拂晓，老堡户姚寿山打开大门时，蓦地发现门环上挂着一块三、四斤重的猪肉，顿时满腹疑惑。他提着肉来到村前稻场时，只见村子里的人也提着肉块，互相观望，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忽然间，村前的山坡上响起一阵阵喇叭声，战士们一个个从草丛

里钻了出来，乡亲们一见是自己的队伍回来了，蜂拥上前，问这问那，并埋怨道：“你们为么事在露天里过夜，不到屋里呢？”战士们一个个笑着说：“昨晚我们打了胜仗，半夜才回来，不忍惊动乡亲们啊！”乡亲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再也说不出话来，连忙把战士们接到家中。

一九四三年，边区党委号召根据地广大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先念同志身先士卒，带头参加修塘、筑堰、耕地、种菜等劳动。那年冬播时节，先念同志在姚家山开完动员大会后，就对两位警卫员说：“部队刚才已经作了部署，我们三个人现在的任务是帮助房东家开荒种地。”说完，他拿起锄头，带着警卫员，就和姚成台一块上山去了。在劳动中，他力气使得均匀，一锄一锄地挖，之后又仔细地将地面的石头、杂草拣得干干净净。经过几天的努力奋战，他一个人就开垦了两大块荒地，并种上了庄稼和蔬菜。第二年，他率部重返姚家山时，又和战士们一道，帮助乡亲们抢收、抢种。在收打麦子的过程中，先念同志一再提醒大家要细收细打，做到颗粒归仓。他十分珍惜粮食，只要看见地上有掉落的麦子，便一粒粒地拣起来。他经常指着房东家里装满粮食的木仓，对大家说：“粮食堆满仓，生活有保障，这就叫作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啊！”

在艰苦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先念同志和战士们一样，都只有两套军衣，一套留着开会或接见客人穿，另一套则是平时穿的。因此，每逢劳动他总是把上衣脱下来。有一次，边区一个参议员的儿子看见他光着赤膊挑大粪浇菜，事后钦佩地向先念同志谈起这件事。先念同志却毫不介意地对他说：

“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正处在困难时期，老百姓很苦啊！”

我们自力更生搞生产，除了解决吃菜问题外，多余的还可以卖一部分，解决部队的办公费用。这样不就可以减轻一点老百姓的负担！”一席话，说得他连连点头，赞不绝口。

黄陂籍的潘怡如同志，是先念同志的挚友，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他曾于一九四二年在黄陂北乡开办了一所私立学校——怡如中学。那时，先念同志和“怡老”来往密切，常常到怡如中学作报告，向师生们宣讲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鼓励大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赶走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和平、幸福、富强的新中国。（该校为当时抗战和以后的解放战争、培养和输送了不少革命干部和军事人才）。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念同志还经常与黄陂各界人士交往，并邀请他们参加边区参议会。陈仇九原是黄陂“四大金刚”之一的有名绅士，抗战时期，他和先念同志时有接触，后被当选为参议员。在一次开完参议会后，先念同志兴致勃勃地下来看望大家，当看见陈仇九的儿子陈庆存站在旁边时，就对陈仇九说：“胡子（即陈的外号），别人都把子女送来参加抗战，你为什么不送呢？”陈答，一方面有些具体问题不好解决，另一方面怕儿子吃不了那份苦。先念同志开诚相见地说：“我们现在的条件是艰苦一点，但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况且为抗战吃苦，乐在其中啊！”这时陈庆存插话说：“你当师长的怕不一样吧？”先念同志爽朗地说：“我这个师长跟国民党的师长可不同。他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我却是为人民服务的”说罢，他和众议员都哈哈大笑起来。

为了一致对敌，打破日本侵略者对我边区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先念同志还特别重视统战工作，使之团结抗日、同仇

敌仇。日军占领时，东乡有个维持会长叫阮观吉，他原是红四军某部独立营长，先念同志曾是他的部下，后来阮被伪军逮捕，经人保释出狱呆在家里，随后胁迫出任维持会会长之职。先念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即派人三次去做阮观吉的工作，动员说服他为抗日服务。阮答应后，就利用合法身份，为新五师送到了许多牙刷、牙粉、毛巾、食盐和铁丝等急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一些实际困难。

日本投降前夕，边区党委在姚家山召开了一次隆重的“农民救国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多。会毕，大家在稻场上加餐，先念同志特地把姚家山的男女老少，全部请来入席就餐，对那些不能走动的乡亲，就派人把鱼肉酒菜送上门去，席间，先念同志站起身来，对大家说：“这几年，我们边区军民为坚持敌后抗日斗争，吃尽了千辛万苦，我代表边区党委和领导，以及新五师的全体官兵，向全体父老兄弟姐妹，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现在，天快亮了，胜利在望！今后我们要大搞生产建设，彻底改变穷山沟的落后面貌，要把我们姚家山建设成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新农村……”听完先念同志振奋人心的讲话，群情激荡、笑逐颜开，频频举杯，预祝抗战胜利的早日到来。

四

“一唱雄鸡天下白”。解放以后，李先念同志在任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期间，虽然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可他仍然抽出时间，到黄陂县搞调查研究，抓典型，作报告，并亲自处理关键问题。

黄陂地势北高南低，旧社会几乎年年旱涝成灾。解放后，黄陂县委为了解决这一民生问题，在人民会场召开了水利工程大会，应邀参加的有长江中游水利工程局局长任士舜和总工程师涂允成同志。先念同志也特地出席了这次大会。会上，县长刘振岐请先念同志给大家讲话。先念同志希望参加大会的专家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多为黄陂人民造福，多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接着，他幽默而风趣地说道：“同志们，你们今天在坐的有不少人是博士、专家，在水利工程上，我是外行，还得请你们多帮助喽。但是你们也不要瞧不起我，你们是博士，我也是‘博士’呢，我十几岁就中了‘博士’，不过，那是木匠‘剥师’。”话音刚落，与会人员都发出了开心的笑声。

还有一次，先念同志在人民会场给干部作报告，他针对某些干部“言而无信”乃至造成失信于民的不良作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办事历来是算数的，民无信不立嘛？我们党和国家其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样伟大的胜利，就是与我们一贯取信于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分不开的。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任重而道远，我们如果脱离群众，失信于民，那是很危险的！”接着，先念同志给大家讲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和“狼来了”的寓言，然后又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这两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信用的重要性，只有讲信用，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可是现在有的干部，却把我们党的这一法宝慢慢地淡忘和丢掉了，有的同志甚至把撒谎当作一种策略，这就更不对喽！……”先念同志语重心长的讲话，象一场春雨浸润在大家的心田上。会场中

不时报以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黄陂湖滨地区的血吸虫病，流行历史约有一百五十余年。据一九五七年调查统计，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九年，因此病致落的湾村有199个，死绝3,556户，荒芜田地62,547亩。当时，有许多民谣描述了那种“千村薜荔人遗弃，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状：

吃起饭来一大桌，	问起姓名各是各。
老子姓张儿姓黄，	三个老子一个娘。
一进葡萄咀，	男女都怀喜。
女的怀十月，	男的怀到底。
黑夜沉沉路难行，	孤儿寡母难活命。
人亡户绝无人哭，	尸骨累累葬荒湖。

从这些民谣中，可见血吸虫病的危害之烈。先念同志对黄陂人民这一悲惨遭遇是极为关注的。

一九五三年，黄陂县委遵照先念同志的批示，以省防治所在我县培养的一批血防人员为骨干，成立了五个血防组，深入到疫区开展血防工作。他们没有辜负先念同志的希望，足迹踏遍了疫区的荒湖野滩，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疫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使广大血吸虫病患者死里逢生。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雨，阻碍了这一工作的进展，致使病人迅猛增加。疫区人民，于是联名向国务院写信，一九七四年六月三十日，先念同志接到武湖人民的申述信后，及时作了重要批示：“如果情况属实，太不象话了，毫无群众观点，有关同志应作自我批评，改变这种情况。”

在先念同志的敦促下，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和卫生部的有